



愛的苦澀

鄭重作

南京花牌樓書店發行

一九三〇

謹獻此書給素貞^Y女士

關於“愛的苦澀”的幾句散漫的卷頭語

我的這幾篇隨筆，是專爲你而作。同時，也是我心血的結晶。

我終身的幸福或悲哀，全聽憑你的賜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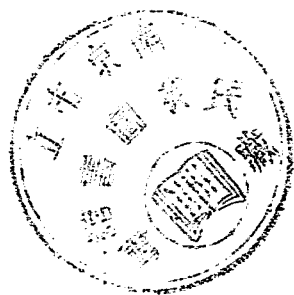
我的在狂風亂作環境中險些要滅而決不得滅的一盞從一而終的情燈，是永遠的爲你燦爛的點着。

我的曾經悲哀失望池中浸透了的這顆苦而破碎的癡心，是今生的爲你雙手捧着。

唉！素貞！你看吧！

目 錄

1. 問蹤
2. 白晝
3. 長夜
4. *Gift*
5. *Post-Boy*
6. 一片悲聲付去鴻
7. 附……你的來信
8. 最後的



問 蹤

問 蹤

I女士：

的確，“少小多情，便非幸福！”

我不敢自命多情種子，也不配自稱富於情的男兒；不過我之“如月之恆，如南山之壽”的鍾情於Y，這是我心靈上絕對敢自信的。

唉！什麼情？什麼鍾情？不知有價值的無價值的，有味的無味的犧牲了許許多多活潑潑的青年。啊！我呢？徬徨躑躅情途的我呢？不久的現在，最近的將來，也許被逼上爲情而演成慘劇的舞台上吧？

I女士！惶愧萬分的我，本不想在你面前丟臉，不再用信來絮絮瑣瑣的纏個不休；可是，請你原諒我，憐憫我，兩月來逐日積成的滿腔幽恨，委實的抑制不住了；再不隨心所欲的流露一點，恐怕那萬縷情絲，將織成一片相思吧？！所以

我顧不得丟醜，顧不得麻煩你，顧不得一切的面
又提起了這支與淚齊下的牢筆。

自從 K 鎖同她很別愁離之後，如水逝般的光陰，一天一天的飛過。冷寂寂的月球，不辭勞苦不覺的又圓過兩次——這句話，是普通的人能夠講，得意的人有資格講。我？唉！度日如年，一日三秋，望信眼穿，思人腸斷。這兩個多月的非人生活，是我生平第一次空前的遭遇。時時刻刻，什麼都不自在，一切一切的都感覺得不好，肉跳心驚，內外不安。在宿舍裏鋪塌上偃息了一會，覺得不如起來坐到自修室內自習桌上的好，悶坐得不耐煩，還是看小說吧，但是，但是兩顆眼球釘在書上看，一個 Page 一個 Page 地翻去，絲毫不覺得有什麼意味，腦子裏也留不着一個什麼印象，神經上也感覺不到任何的影響；心不在焉，等於獄中罪人宣告他的受死刑的日期已經到了一般的難受——罪人宣告死刑，難受也不過須臾間的功夫，我却是罪人宣告死刑的難受的須臾間皮連須臾間，這個須臾間緊接了那個須臾間，上個須臾間帶出了下個須臾間，下個須臾間舒着了上個須臾間，上千上萬的許許多多罪犯受死刑樣的難受的須臾間須臾間撞成一天一天撞成了兩

個多月慢慢的捱，捱！

我看見門房手裏拿信一次，我的心就如同刀割的作痛一次；我看見郵差走過我眼前一次，我的心就好似劍刺的作痛一次；可恨的門房啊！可恨的郵差啊！我說話不知如何說法，我上課不知講的什麼，我在十分飢餓急須進飲食的時候吃飯，偶爾想起了‘她’信’，就頓時如喉嚨閉塞了一樣的噎不下去；我在深更半夜偶爾醒來一會兒就會睡熟的過程中，只要想起了或觸動了‘她’信’的思念，會聽狗叫，聽鑼聲，看月光，看帳頂的在床上翻來復去的直到日升三丈都不能成眠。唉，我苦極了！噯！我不苦，我何嘗苦？因為她，犧牲我的一切都可以的，我苦什麼？我那裏苦？我不苦；即便苦，愛可以消蝕它，情可以化滅它！

人總說我是個活潑男兒，我受之有愧，我並不是客氣的而不敢當；但，我却是敢自信我的確的是個頑皮好動的份子。可是，可是這兩月間——望信眼穿，思人腸斷的這兩月間，我已變成木鈍癡呆，庸庸昏昏的了；我怕用我的嘴說話，我懶懶地拖着我的腿奔走，我更不情願活動我的手來提起筆寫字，舉起筷吃飯……在大自然裏，

一切一切都覺得不自然。我老常很長久的兀坐在靜處，或擱在塌上。愁眉苦臉，五官緊撮了起來，眼睛不動的在注視隨便的那一處，默默的想，深深的想，想啊，想啊！想醉了，想迷了，想癡了——“她，怎麼音信無蹤？”——總是這樣的想。想，想，想——已失了我的常態！

想——“她已經對我變了？”……啊啊！唉唉！我的心碎了，我的腸斷了，心是片片的碎了，腸是寸寸的斷了，碎，斷，唉！她真變了？不，不，決不致，決不致變吧？我並不是自解自嘆的自己安慰自己，我不能委曲了愛我的她，我始終沒有兩小時以上的相信過這句話——“她變心”。

去年的這個暮春三月的時候，我因羨慕她的活潑，天真，及一切。所以我常在同學人羣中無意間誇贊她出了不謹慎的口。又因我們性情多多的相吻合，沒事做的男女學生，便代我們製造甜美而濃厚的空氣。（這班人，我深為感激他們）我我因愛她到了極點，但是不知道她是否承受我的愛？表同情的來愛我？所以我用正當的手續，光明的態度，多方的探試她，考察她。（去年學聯會的游藝會，我不是因為想引起她的注意我，又何必奔波勞碌的忙得起勁？）在我們雙方吸引力

要成交點的時候——正式通信的時候，旁觀羨慕我們的固屬不少，但，妒忌者也大有人在。（居然 Y 校的教員 C 某也落在這個漩窩裏，唉，可嘆！）所以，建設的玉成的是寥寥可數，破壞的，搗亂的是汗牛充棟；還有挾私仇而到此加入戰線的——所謂剩火打劫的小人——例如 P 的妻子，腐化又惡化的婦人——這個潑婦，已久不算個人矣。因為我同她——潑婦——的丈夫 P 共過一着“當仁不讓”。所以她對於我的種種，都另眼看待，像這樣一件很足以氣憤她的事，若不從中作祟搗亂，也未免對不起她這一個丈夫 P。

來破壞在她——Y——面前說我的品卑學劣的‘忘八’，不是都是些很有勢力的人？說出來很足以使她相信——先生，(C 某)師母，(校長夫人，P 的妻子)牠們的嘖嘖嘉言，還不是像孔孟的大道一樣的足以使她相信。但，她絲毫未動，處置泰然，未曾的沾染了一些鬼魑魅魍魎的妖毒，對我整個的愛，還是三百六十度，未曾缺一角，短一分。

現在她的左右，清潔無瑕，所謂因妒忌或挾私仇而來作祟搗亂的，業已無門可入。又怎麼會突乎其然的變心了呢??? 而且她發給我的信，文字上雖不如何的細膩微婉。但，在她表明心事的句子上看來，細細的看來，完全是老老實實，誠

誠懇懇，決不是敷衍文章。頭封信上，就約我做永遠的朋友。以後的通函，也曾明白的表示過做我終身的伴侶，還有，每每的在她信末落名的下面注：“書於某日夜二時”，“夜半燈下”，“寫成時方三更”……等。啊！這是多麼的多麼的摯誠？！？！

在“在兩下將要彼此互相授受‘愛’的時候，居然毅然的不聽一切很足以信任的毀譽”，同“來信中意誠情摯心靈上的流露”，這兩點看來，用精密的眼光看來，她決不會變，她決不會變。我敢說，她是一個處於現代新陳過度中的富有道德的女子——是我觀察她的種種我敢斷定的。

大概是她家庭裏發現了我們的祕密，特別戒嚴吧？！但，就是家庭任何樣的壓迫，束縛，也不致於寫封信告訴人的功夫也沒有！或者她病了？大病了？一樣是也許另有了料想不到其他的變化？我難揣測，我沒程度揣測，真是捉摸不定呀！

最足以使我心驚胆裂偶一想起就萬分惶悚恐懼的：在她要歸C城的日期中，（是她在K鎮告訴我的）適巧有一只上海到漢口——經過K鎮到C城——上水的大輪，遭日艦的碰戕，財產方面，固然損失得可稱浩大，就是飽魚蝦溺斃的萬物之靈，更外是駭人聽聞，而又以K鎮上船的人為大宗

。我不祥的揣測，亦或她也在其中吧？唉，我神經過敏，我也過慮了。我想，老天也不致這樣的酷待我們吧？！

兩個多月，都是這樣的想，不分晝夜這樣的想，想啊，想啊！這樣的想的生活，不啻是在愁城裏絕了糧，岱海裏崩了舟，徘徊在一座黯暗寥寂鐘聲悠悠煩腦的深山裏，幽禁在一隻滿目荒涼闊無人跡孤獨的水島上。一切都覺得不對，我以前覺得對的，現在也覺得不對了。我憎惡我所看見的，我憎惡我所想到的，我怨恨天地的虛偽！我怨恨人生的沒有！我已知道愛情確是痛苦之源，煩惱之網；並且我已明白，我已明白愛情是五味組成的，分析下來，“苦澀”與“酸辣”的成份最多。人又何嘗不自知像那蛹子的自吐了絲自己包着了自已的自尋煩惱呢？唉，何苦來？！——這兩句，並不是出自我心，還是不知那天無聊時看了一本情小說上的一節灰心牢騷語；我現在是信手的寫來了。

現在，我却微許的好了些，最是，在那起初的時候，起初的時候啊，起初的時候啊！唉，我是欲哭不能，欲笑不得，昏昏沉沉的終日如在洪醉之中，日夜的憂悶，時刻的焦愁，形容憔悴了

，軀壳消瘦了，我不敢照我平素天天必照的鏡子，自己已認不得自己了。對影自憐，也是枉然！這樣的一個日夜時刻受死刑般的罪，挨過了撕下了不少的案頭日曆，後來也就漸漸兒慢慢兒的受慣了，倒也不覺得什麼。天啊！果然我們一起一伏的這次再起起來，啊！我的快樂，人間沒有這樣相當的快樂吧！？但，我覺得再能得到她給我的快樂，全仰你的賜予！

我恐怕我沒資格享受“好事多磨”的這句古語吧？不錯，人們着手某件事，不吃許多酸甜苦辣，就是獲到了是後的勝利，也是淡而無味，沒有義意。反之，有件事人來進行了，不經苦干的風波磨折，就是祈祝它被人弄成了，又怎麼能夠夠得上很有勁的呼之曰“好事”？我看天地間一切的事，果能打破高挂的免戰牌，百折不回的在酸，甜，苦，辣，風波，磨折裏努力，奮鬥。總可以得到三百六十度的圓，超出口面的滿。這是一定的，這是一定的公式。唉，我是例外，我的事是例外，惟獨這件事是例外。這件事，雖是吃盡了酸甜苦辣，受飽了風波磨折，結果還是個“好夢終虛”！唉！一切的好事，是“多磨”而終能成功。我，我却是“磨”儘管多，而成功恐怕是

“鏡花月水”吧？奈何奈何！慘了慘了！夫啊，你不公允，你太欺人了，你何必厚一切一切，而獨獨的如此有意似的薈我呢？！唉……

我們倆的關係，烘動過一時，C城的男女學生，誰個不知？我良心上對不住她，說來惶愧，她因我脫離V校，她因我名譽破產，（其實，她的名譽，實質上未嘗有一點污斑，我們是聖潔的戀愛，正式的結交，也不是……）但，我覺得我可以賠償她所損失的：我對她鐘情不二，我對她潔身以守，我生命可以犧牲，一切可以犧牲。她，我生命一切犧牲後才可犧牲，我有身一日，心一日不灰。

前天到你府上，蒙你的垂憐，慷慨的允許我代我寫信到N鎮探聽她的下落，謝謝你的厚意。

今天的來信，並不是我的性急——不，就是我性急，還看我關於這件事的殷望吧！唉！我一天得不着她的消息，我是一天不安，我一時一刻得不着她的消息，我是一時一刻不安——精神不安，軀壳不安：在思慮沉悶，在煩惱憂鬱，在眉兒愁，心兒憂，淚兒流，腸兒皺，老常在無意間

很自然的發了出長吁短嘆。“唉”，已被我哼出種種很合音拍的腔調，哼到習慣成自然的程度。每天在自己不知不覺中，隨口發出的唉聲；我，敢說恐怕那再好的算盤國手，也不能計它的總數。奇怪，只要唉了一聲，頓時覺得胸中空暢，神情愉快，周身舒服了許多。但，數分鐘後，怨氣愁氛，又絲毫不空的瀰漫鬱結盤滿了胸中。

昨天晚上，破月當空，街巷靜寂的時候，我是萬重悲愁千重恨，我是孤燈獨對的睡不着。月兒高挂在灰白的蒼穹中，寒絲絲的冷光，照滿了世界的一半，照了照 N 鎮，照了照 K 鎮，就如沒有照着所以然似的，更外的冷沉昏暗了下去，被片片佈滿了天空泥黯的油雲，朦罩遮蔽了一絲兒不漏。從水晶透明的玻璃窗櫺上，發現了單調的雨滴打上玻璃的清脆之聲，連而不續，斷而不絕，重一陣，輕一陣，零零落落的洒個不休。這樣的苦雨聲，是作愁的虎嘯，勾引了我涓涓流下的酸淚。被從窗隙處浸進的夜風縷縷而輓動了的光頭白燭，也陪着我淌了一雨露同情的濁淚。這樣偌大的自然包裹，靜悄悄地，死沉沉地，靜死了一絲兒聲息都沒有，靜死了連綉花針掉了下地都可聽見。這個小小的斗室中，充滿了慘淡死寂的空

氣。素有心思的我，觸到了這樣淒涼景況，怎得不有感其中？啊！接接離離的碎雨聲中，又參夾了悲風颯颯的撞上了樹木的回音，更加叫我聽得難堪。苦雨悲風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候來伴着我這可憐人，還是同病相憐呢？還是不是冤家不聚首呢？哎喲！不好了！這是多麼的悽然啊！枯萎的樹葉兒，被陣陣無情的狂風，吹了脫離樹枝嘩喇嘩喇的哀鳴聲又闖進我的耳門。唉！這樣慘惻蕭瑟的雨聲，風聲，樹葉落木聲，會萃了來有意似的誘我傷情！這耿耿漫漫的長夜，是罪人的無期徒刑吧！？這死靜的斗室，是活屍的墳墓吧！？我的前途，大概是悲觀吧！？情死的人名冊上，怕的已落了我的大名。但，我現在還不知對方的真像，果然她是好好的沒有病，沒有在船上失事——就是對我變還是二層——家庭沒有酷虐她，我也就可以暫時不致發生危險。

附上信封兩只，請你寫一封到K鎮，寫一封到N鎮，並且盼望你就寫，即刻就寫，不要耽擱，不要耽擱啊！

信上貼好了郵票，你不要怪我或笑我做這小氣的事，是我身上現成的，我順手貼好了，省略你一道購買郵花的手腳。如此，你寫好了信，隨

便投到什麼信箱裏就行了。不然，必定又要麻煩你跑到郵局，累你多走些路；實在令我不安！

這兩封信，請你快一點發出，頂好即刻就寫好發出。耽誤你的功課了，抱愧！至於我的酬謝你，沒有這樣相當夠得上的代價吧！我只好心靈上摯誠的摯誠的謝謝你，謝謝你！

不再寫了，手已萎酸了。



我們師三到滬，錫，甯，三地參觀小學教育，十日內可回，希望我回來就能得她的消息。小學參觀，我那有心腸參觀？不過，應做的功課，不得不敷衍故事。人雖離了C城，但，心還是在C城N鎮K鎮的轉個不休。活屍跟隨了打着參觀旗號的大隊到了這一校那一校，表面上形式上確是參觀了。唉，心，却不能安穩穩的落在心窩裏，層層疊疊的煩惱愁悶，像綿綿的長絲，包纏了蛹子的一樣。什麼道爾敦，葛雷式，協動教學，處世活動。我何嘗注意到一些？晚來更覺無聊，面對燭光暈火，信手的提起了作客他鄉之筆，瞎亂的寫下了這封草率而亦顛顛描寫的信。當然不夠同那一班小說老練的並乘。一層，我是心靈上的流露，真誠的，沒有做作的，無需慢慢兒丰饒其詞。二層，我的筆拙，我的肚窮，至於我要這樣描出的，也不過聊表我的心事罷了！

一七，三，一八，晚夜草成於首都門帘橋蘇君室內

白 晝



白 晝

蜷伏的活屍，橫僵在沒蚊帳的榻上，省得下牀再用鞋拔就不脫鞋的一雙尊足，並擦的攔上了牀前的一面圓鏡。左右手不久的替換托着一手托盡的憔悴消瘦的小臉。雖沒神而黑白分明的眸子，凝瞪在眼的上角梢上，除手萎翻身跟着全身搬動外，如鍊柵了似的一動也不動。

“——她病了吧？她病了不能寫信了吧？她因 V 校的停學——爲我而停學——從今後受家庭的束縛，壓制，冷視，虐待了吧？她因處於嚴威家庭之下不得寫信了吧？”

唉，不明真像，葫蘆裏模天，悶昏啊！悶昏啊！是何等的悶昏啊！？

很長久的兀坐在靜處——靜悄悄的沒人之處，隨便那隻手支頤的撐着它那邊的嘴吧。所謂面

部的五官，緊湊在一個小小的方圓裏，這是因悽慘的迴思而壓出的憂鬱，煩惱，悲哀，愁悵，羅織了全個兒的面龐。呼吸是低微而悠悠，精神是恍惚而渺渺，心房是蕪亂而撮撮；大腦緊張澎湃得要裂，而外面却又像收箍似的陰陰作痛。兩眼顫顫地閉着，偶爾漏開了一綫小縫，不期然的望見了自己腳上穿的鞋子，自此後，眼珠兒是呆滯住了再也不動了。

“——她，親愛的她，一向音信杳然的她！此刻是落花時節，新蒲長了，石榴紅了，還逗逗在揚子江北岸的K鎮嗎？夾衣帶了沒有？單衣帶了沒有？換衣時序，遊子當歸。中冷泉西首的三里N鎮！她回來了嗎？她回來了嗎？我們祕密敗露後，她那白髮仁慈的祖母，還像以前那樣憐愛她嗎？她的後母大人，也曾不是已肉不肉疼的虐視她嗎？”

在K鎮，在N鎮，江的北，泉的西，如跑圓圈似的在我這枯澀沉悶的腦海中循環着無休無盡。

有時候在走廊上操場上徬徨躑躅，或者在蕭條淒涼的靜巷內踽踽獨行，像鴉片老癮突乎其然的脫了他的生命之煙一樣的無精打采的昏昏沉沉

的蹣跚前進，手兒沒勁的隨着，眼睛迷迷的跟了頭的斜度注視了去。

“——她的心變了，她有失前約了。”

唉唉！啊啊！我的心裂碎成齏粉了，整個的靈魂，撕成片片了。“我，我……我怎麼弄呢？實行我最後的一着吧。不……不忙，天真瀾漫的她，非普通寡情者可與比倫，而且是對於我，決不致，絕不致變吧？不可冤枉了她啊！大概是有了其他的緣因”——我又這樣自慰的想。

上了飯廳看見了飯就作嘔，盛了飯來是呆呆的望着碗發瞪，絕不敢多盛，就是半碗小半碗，還難得不剩，天爺爺固然要加災於我，就是收碗的齋夫，也難免不嫌我的碗腳！有時買點我平素酷好的小菜來下飯，但，總不要想爬過半碗之山。一嘴飯咀嚼粉碎粉碎的了，盡是在腮內翻上翻下，很難很難的穿過咽喉而到十二指腸。幾十桌的同學三碗五碗迅速的吃飽了紛紛的告退盡了，我的半碗飯，才好費力氣的順進愁腸。唉，天呀！饒恕我說句作孽的話吧，就是五雷擊頂，我也是一無顧忌毅然的要說的：“吃飯還比吃藥難”。——很細巧像女人樣的勉強划了兩嘴，喉嚨口大門緊閉，挂了一面唬人的虎頭牌，上寫“閒飯免進”。

唉，我只好望着飯深深的嘆氣，沒有力量來反抗喉委員的訓令。物理教員明白的告訴了我：“你肚腸的容量面積，全被心事強硬的佔住了不讓，領兵的飯二將軍，當然不能長驅直入。”狼吞虎嚥素稱大肚將軍的我，也逼得半碗澆開水了。開水的飯碗，雖是略有些油滷，但，清溜溜的一望到底，天然的一面圓鏡，我照了照我的尊容，唉！終非食肉之像！！

很萎的歪了頸，傾斜了頭；苦了臉，婆娑了眼；呆了神，凝滯了氣色。兩道黛黑的眉山，已蹙緊了接成一條僵伏形的土蠶。早已失了玫瑰血色的兩片薄薄的嘴唇，不斷的在泊氣。本來沒有到有皺紋的年齡，可是時時皺，日日皺，有一兩處已佈了些細細的人工速成的皺痕。

——朦朧幽幻的腦海，浮沉了朦朧幽幻的往事，除思念她以外，偌大的抽象腦海，肅清了世間一切的雜念。偶爾在自己不知不覺情不自禁的發出了‘唉’‘他媽的’‘哈哈’——感覺了那一種就發出那一種的哈哈。‘唉’，是思念到我今生的幸福完全沉沒殆盡。‘他媽的’，是實在氣悶怨憤極了。‘哈哈’，是笑她的言語前後有點矛盾。我，掙扎的在這浮沉渺茫的期中，向不向人輕易的啓齒發

出問題，實在是無須發問。即是同學間有因實在不得已的事件要我答覆，我好像耳官閉塞了一樣的聽不見，真的聽不見。及至同學發問的音浪加高了，次數累多了，才能使我知覺到有人向我說話，我的疲乏的惶悚兩眼沒神沒氣的向他一瞟，不問對方是任何的問題，總不過是付之微微的點一點腦袋。如其他們不一百二十分很留意我的面部表情，恐怕在我覺得很費勁的對他等的示意，他們必定絲毫不覺的還要叮嚀囑咐的纏個不休。

渡上了城頭，看見了歸帆——小河班，由 K 鎮到 C 城的——呀！也許她乘了這班小輪回來了。

慢登公園之山，遙望中冷之西。隱約間她的鄉土被我迷離的望見了。

行吃坐臥，都是深刻的悵惘，觸了景就使我如醉如癡的傷懷，胸中的鬱悶像石頭壓着氣一樣的伸不過氣來。有時，實在的支持不住悲哀惆悵猛烈的包圍和衝突了，便拖着腿隨便的跨進一家菜館，不拘店面的大小，不問桌椅的乾淨骯髒，不擇菜味的可口不可口，橫豎“入館之意不在啖”。酒，可是要上好的酒，要使人一喝就昏迷性子燥的酒；這才值得我今天的光臨。愁眉苦臉的呆

望着酒壺，沒精打采的緊勒着住酒罇，一杯一杯的狂飲，一壺一壺的痛飲，大腦似乎緊張昏惑得利害，透過眼鏡玻璃淡黃色的視線物，模糊的珊珊晃動了。算過了賬，兩顆參有酒意的珠球，釘支支的凝望着壁上懸的美女圖上——“唉，唉！妳真寡情！我心灰矣！不，不，我有身一日，心一日不灰！妳以為這樣不明不白的拋棄了我，就可以使我沁心曠目的忘懷于你了嗎???”——這樣的盡情陶醉後，我又在愁思交集，不聰明的我，是想借酒來消散我滿腔日積月累藏著的煩惱的。唉，又誰知“酒入愁腸”，倒是“把酒澆愁愁更愁”了！

我煩惱極了，我何苦乃爾？我也曾幾次竭力的想拋棄了她在我的思念之外，並不是忍心斷絕了她，實在是想免除了我天天鎮日整夜的受罪捱苦啊！把過去的情史，如吃了迷魂湯忘斷了隔世的事蹟一樣的忘掉。可是，她的鏗鏘叮嚀的芳名，她的天真爛漫的情影，她對我說的幾句病人一聽病會痊癒的情話，她信上寫的很情真意摯的約法三條，已牢牢的牢牢的在我腦筋裏落了永賬，如刻版一樣的鐫在我的心房。這樣深刻的寄生在我的腦海心田，如梧桐上彫了字隨着樹的本身慢慢

的長大長深。

我不想在這新陳過度的污濁世界上，掙扎度這‘望信眼穿，思人腸斷’的乾燥無味的苟延殘喘；我早想於最短期間履行我最後走的一條向天國去的路——

——蒼白的天空，高掛了一角冷月。沿着疊滿了荒塚新墳鬼哭神號的北城脚下，悄悄的跑到懸崖絕壁臨着大江的甘露寺腳下的峭壁上，向中冷泉西的三里 N 鎮祈禱一會，然後眯着眼兒輕鬆的往下一跳；我想那時很幽靜恬美的水面，頓時間起了悠悠的浪花之圈。金焦北固上的嫩柳，被陣陣輕且清的微風擺拂顫狂在行那水葬大禮。夜間一切的宿鳥，躲在林深柳密處啾啾唧唧的哀唱殲滅之歌。我的屍骸，順按着這幽幽的音拍，隨風逐浪的流到大海大洋之中。我死在這樣的境地裏，我是多麼的痛快啊！素貞，我的素貞！不，不是我的。素貞！我如何的感謝你？！你是我的解脫我出恨海的神明。我這樣的一死，可以解決我一切的問題：看不見我那年邁無依的祖母，因我失戀代我悲哀，看不見妒忌我的同學，因我失戀對我冷嘲，看不見已到我手的愛人將來睡到別人的懷抱裏！從今後，再不受社會人情一切的苦趣。啊

啊！我到那時，真是快樂之神了！

唉！無奈，我不很真實的明瞭對方對我究係何心？我還沒有得着她最後的飭退大令，我又何能擅離職守呢???

——遼東望遼西——

——是無期的徒刑啊！——

一七，四，九，殘夜草成，鎮城鼓樓崗

長 夜

長 夜

每天早晨起來，頭是昏昏的作痛，精神乏倦得異常的苦惱。照了照臨窗小鏡，呀！與其說缺乏緋紅的雙頰，不如說蒼黃灰白的臉，已削瘦得自己認不得自己了。枯澀沒光的眼球，脫落在深深的眼塘裏，表示它的流泉已早傾盡到乾涸而凝滯的地步。平素素不加修飾的三千煩惱之絲，雖是漆黑，已蓬鬆得像披髮之鬼，除非是付之并州一剪，恐怕很不容易的來理順了牠的結紮，這顯然決非是幾夜在枕上輾轉的斐然成績。

街巷靜寂，萬籟無聲。偌大的自然包裹，靜悄悄的一點聲息都沒有，一切的一切，全然的安息了，深沉的安息了，死寂的安息了。當然，日間操心勞力，深黑幽暗的漫漫長夜，理所是他們應得的養息的調濟。

同宿舍的同學，已早早的早早的入了愉樂的夢鄉，享受幻神和司愛之神的甜美的賜予，偃在獨人塌上，睡熟了絲毫也不動，只有不辭勞苦的血脈在不斷的循環。濃厚的呼聲，做了我思念心弦的節拍，司更者悠悠的鑼音和着夜犬的狺狺，不時的冲破了這大好的岑寂。

我，滿腔幽恨的我；新愁舊恨會集的我，無論怎樣，始終的始終的不要想安息在枕上不動。久已滴乾了淚泉的兩眼，形表上是瞑閉着，是緊緊的瞑閉着。兩手隨意的攔在胸口，腿是怎樣覺得舒適就怎樣的安放，除蚊虫臭虫的擾覺外，雖是很久很久的不翻動身軀，可是決不像他們同學的那樣睡熟了過去。腦海在不斷的盤算，“想”的馬達在周始的旋轉，在想到極巔的憤慨激昂的時候，情不自禁的一聲長嘆。這口怨氣，能衝醒了幾位夢游故鄉的同室同學，他們不免要發幾句“擾我清夢”的怨言，可是即刻又詞婉意轉的導勸我，安慰我：“好好的睡吧！……何必爲她這樣癡，不值得，安心些……失眠是最足以傷人的。”聲音慢慢的悠悠的低沒了下去，接着呼聲，又依然的拋開煩惱世界，重入他的太虛之境了。

但，他們這種在我覺得很常情的勸慰，又怎敵得過我深刻的情思？掉轉了臉，換了換身手足的

步位，又在五里霧中，大跑其脊懷思念之馬了。

是同學在他偶爾醒來的時候，知道我這向因她失眠，含有試驗的聲調來喊我一聲，我都是即刻慢吞吞一聲悠長的答應。卽或連呼我的大名兩聲了，我還沒有作嚮，這並不是我成了長眠，我沒這福氣；原來我想得太深遠了，想到微妙微肖，想入化境，全個的神都包在想的圓圈裏。但是呼喚的聲音太高了，呼喚的次數太多了，也可以從想的境內奪回神經來答應一聲。

——我真十分的懷恨，懷恨我的命薄，我是何等的不幸啊？怎麼和她認識？怎麼自己抑制不住自己的用盡心機來求她理我；戰勝一切魍魎魍魎的惡魔，發生了很深切的關係，又怎麼如今是杳無黃鶴，蹤跡不明，要見人如隔世難的叫我日夜挨苦呢？託人探聽，知道了她的生活仍然和以前一樣的安樂，又誰料到突乎其然的被她拋棄了呢？！朋友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friend)不，不，我還沒有正式的得到她最後的誼告，一樣是傳言不便吐真的關係，天！上帝！造化神！你們不應主使了我認識了她，徒然的使我這微弱卑賤的生命，無端的受“日夜惆悵，時刻悲傷”的羅織了周身的痛苦！不，怎麼無端？不，怎麼無端？愛情本來是一杯苦澀的聖醇！愛情本來是一杯苦

澀的聖醇啊!!

雖說是所謂休息的仰在床上，可是，我的精神已被思念之火耗得枯涸，萎靡，頹敗得不可收拾。設法來得點潮潤之漿吧，在迷離朦朧中摸索着舊日的滋味，最可在苦中尋趣得着暫時極大的安慰的，是把她那活潑天真，婀娜娉婷的倩影想像出來——縷縷的烏雲，蓬鬆漆黑，略披到兩鬢之下，這一類的頭髮，已另成了一派的美，超乎一切頭髮之上的美；鵝蛋形雪白而輭滑的面龐，不盡，富有深深玫瑰血色的兩頰，右邊寄生了一粒小小的朱沙黑痣——生在她的臉上，猶如紅花點綴綠葉，越發襯得丰麗；杏紅的兩葉富有曲線美的嘴唇，護住了上下排白銀一樣白的牙齒，下面的一排中間，還嵌了一灣黃真真的金牙，真是白玉板上鑲黃金牙呀！兩道柳葉兒比才上的黛眉，蘊藏了無盡意的濃情密意；黑白顯明流動玲瓏的秋波，像兩盞小小巧巧的電燈，隱藏在水晶宮內。——啊！這是我今生血脈流動一天，一天忘不掉的，白雪飛舞寒意砭骨的天氣，K鎮上荒涼河邊的小店門前，她，那時所謂我的終身的伴侶的她，娉婷嬌態的斜欹在黃土的牆上，如意調的半仰着秀髮蓬鬆之頭，收藏在閉眨靈敏水紅的眼皮裏的眼球，

凝定在向我這邊的眼梢上瞅了我一瞅，迷迷的望着我作安琪兒的媚笑，“你可要零頭錢用嗎？”她很溫柔的吐出了這樣清脆引人憐愛而沁心的鶯音。那時，那時的飄飄大雪，簡直是救世觀音淨瓶中的甘露，那時的矮屋簷下，簡直是蓬壺仙島的廣寒宮前。假如要是七夕，不啻是牛郎織女的幽會了。

這時候——頭枕在枕頭上返想到這樣的這時候，渺渺無垠的沙漠中，發出了波濤澎湃的洪水，我的枯澀精神，得着了很潮潤的金漿玉液；心也開放了，開放得像四月初夏的薔薇；周身像熨斗熨過一樣舒貼。閉緊了眼，自己對自己說：“睡吧”。唉，真巧，枕席上的臭虫又來和我搏戰，抓了抓癢，默數一二三四五的定神定意的慢慢兒向睡鄉的大道上進展。唉，可是心猿兄會同了意馬兄又來纏着我攀談；始終的始終的沒福汾游一游睡夢之鄉！

一七，四，十，夜

掀開了蚊帳門，翹着首向臥室外面看了去，窗櫺外像漆黑一樣黑的天空裏，一點東西都看不出，只能看見幾顆小星在那遠遠地透過了濃黑的夜空放着極微弱眨眼一樣的閃光。有顆像一位活

潑的青年不知他愛人是安樂是苦惱及她的蹤跡不明的愁着眉苦着臉的在嘆氣，有顆像這位青年受了他愛人突如其來拋棄後的尋死覓活，有顆像一位年將弱冠的學生雙手捧着牠赤顆顆的苦心呈獻在他的愛人前而不討好的悲哀；還有顆像一位妙齡的女子因了特種緊要的原因不得不然的暫時拋棄了她戀人的流下了眼淚。啊啊！那星星，那星星啊！那三顆星是我的心吧！那一顆星是她的心吧！唉！難道我們的心還能在同一個地方齊發光輝嗎？我是何等的榮幸啊！……這樣的望了望外間，我，我啊！新愁舊恨又不知添了許許多多的資料？！這一來是更外更外的睡不着了。

——要說是她變了吧，她是個天真的幼女，決不是專在情場上使得男性吃了虧受了騙而不知覺的女油兒，她沒這手段，她沒這本領，她沒這程度。我敢信她是個情的幼稚者，她對我的愛是初次。人家已說得我一文不值了，她還毅然決然的和我正式的戀愛起來，這樣是可以表示她對我的片真真真誠了。就是她轉愛，不是我自己豪而吹，C城的男學生，誰個配得上和我站在一條水平線上，學識上，外表上，將來的發展上，種種等等一切一切，就是最惑人的學生課外活動所謂風頭

事業上，誰個敢在我面前放肆？誰個能歪了下我？她會轉愛到那一個？！她會轉愛到那一個？！那一個有資格能夠使得她轉愛？！而且我之對於她，可算我的一切一切都交給她了；她也該知道我是多麼多麼的誠苦啊！我只差把顆心割了出來，用托盤呈了請她用X光來鑑賞一下。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是誠的魔力啊！誠可以感動一切的事，一切的事只有誠可以做成功的後盾，我的心遠過生公之苦之誠，她的情決不致如頑石之難導難動，難道她竟是鐵石心腸不感動我這樣的苦誠嗎？決不吧？決不吧！她是個多情的女郎，她寫給我的信是何等的誠懇而足以安我的心啊！決不會變，決不會變。“她變了心吧？！”這是我放屁，這是我胡思亂想！……這真奇怪，以前我覆信覆遲了兩天，她焦急如火的來信來催促我。這樣的熱度，未隔多日，會冷到冰點之下？竟會冷到冰點之下！唉！將近一百天了，去了不少的哀懇乞憐的情書，未曾得到她半個回覆。費盡唇舌，得到I女士下鄉去探聽，啊！什麼“朋友的關係”的傷心語也出來了。就是傳言不便吐真，也要看我這樣淒楚的思念得可憐，寫封信來安慰我這已傷破的心房。唉，莫明其妙，準是拋絕了我了！我今世還有什麼希冀貪圖呢？完了完了！……哦！不要錯怪了她，

亦或有其他不得不然關係。——前思後想，左揣右度：變，不見得，沒有變，也摸不定。唉！還是老死在想念的牢裏，做一個無期徒刑的囚犯吧！

一七，四，一五夜，

有的時候看看帳頂。有的時候聽聽風聲。有的時候聽見外面夜間失慎的火警的喧器，鑼是輕輕重重遠遠近近的敲個不休，狗是含了驚慌恐怖意的狂呼亂吠，救火機的噴水，被災人的啼號，救火員的吶喊，混合成了一片雜亂無章的噪嚷。我在這百無聊賴不能成眠的孤苦時，正可以得着點消遣的安慰。有兩次是月夜，月光如水般的從窗堂玻璃中射上了地板。我看了這樣的情景，觸起「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人」之感。對層於她層思潮，增加了如八月十八的錢塘江頭，怒濤澎湃的馳放得利害。雖說是寂寂無聞恐怖의深夜，我的胆却不知怎地大了起來，和着衣兒，拖着履兒，出了寢室門，仰着頭默默的望着了月慢慢的渡上了城頭。她那昔日的學校，森嚴肅默的酣睡在死沈沈的慘淡灰白色的月光裏。唉！想來心酸，說來愧殺！因了我，那一堆女生的宿舍中，竟少了她的一張攔慣了的鋪塌！片片的游雲，浮過了明月，因為一塊疊一塊的由月的這邊飄到月的那邊，

很常久的時候，月兒總撥不開過雲的遮蔽而露出一露皎潔的本來面目，月下的雲映着了皓光皎皎，當然是透明如水晶一樣的清白，很是潔麗。距離月的周圍太遠光華射達不到的空中浮着的烏雲，雖是葛而黑的深黯得利害，却也不獻其醜。獨是那離月球不過遠月的光稍達到介乎黑雲白雲之間的鑾鍵，呈出了一種淡黑灰白不明不暗的僵色，表現了處於“黑白交御”“新舊過度”期中的得着了悲哀的示意！這類可憐雲，是天之幻吧？還是我的象徵呢？

詩人李太白的鍾情於月，怎不令我從心底裏的拜服？是凡是有月之夜，他必是對着月戀懷依的品酒評詩，腦子翹酸了也不灰心。旁的詩人雅士，頂多是“愛月夜眠遲”而已，他儘可以“愛月夜不眠”。他有句我不大仔細的記得清楚對月因為不能如願而含恨的洩露了什麼“可望不可及”意的怨語，這是多麼含有詩意而單調淒苦啊！唉，太白，我却比你不上，你的心愛的戀人，你還能望償望償，她還可以給你望償望償，僅僅乎是個不能“及”耳。我呢？唉，我呢？“及”，固然是談不到。償呢？償啊！唉！我欲見人如隔世難！太白詩人，我想起來了，你酩酊大醉的時候，你何不悶坐船艙，焚香默坐的消遣心虛？你為何會錯了意的跳下水

撈月？笑談笑談，你太癡情了！唉，不敢有怪，我又何嘗不是同病相憐？我，我果真遇着了她，我也不問是水深是火熱是什麼所在的撈她一撈。

這樣也不是步月，何必老常的逛來逛去？女牆上也可以做一做臨時板橋，對江過的一團烏分不出的村屋樹木朝我發瞪，江心裏停泊的船隻上的昏黃的燈火，對我眨眼，北固腳下揚子江的流水，一潮一潮的向我話別，耳門外習習的微風，活像是同我耳語。大地上的一切，都死寂寂靜悄悄的吻在白灰的月光裏。我實在禁不起這樣肅默死沉的環境的包圍了，而且月也西沉了，使我看見了我那月下的瘦影更外直長得害怕，遠遠的不知道是鳥叫還是鬼號，我爲之毛骨悚然！不敢再逗遛在這深夜月下僅我一人躑的城頭上了，快些兒還是回到房間裏去吧。

上了牀仍是不成寐，心坎上像要吃東西樣的刮刮的難受，我已慣了這樣的情態，知道這時候天是將亮了。耳聽得壁上的懸鐘響了四下，不像月色又是一種的白光鑽進了房間裏來，睡得不耐煩，還是起來吧。洗過了臉，漱過了口，又接續了在那裏過白晝間思想的生活了。唉！我好似一架時辰鐘，日夜的不息，日夜的不息。

POST-BOY

POST—BOY

Post Boy! 你雖是苦了兩條腿，然而，你可知道？人們——而尤以有對象的情人，是如何的希望，期待你的駕臨？感謝你，敬重你的職務！看見了你，無不堆滿了一臉的笑，笑細了眼睛的望着你那色綠的包袋？你，在文藝上也很佔了相當的位置，古今的詩詞文上，見了不少用“綠衣使者”來表記你！

Post Boy! 我當然也是你的歡迎隊裏的一個，我自己良心上還覺得百念分的歉愧，爲了我們來往的書情寫意，有勞你終日的奔波勞碌僕僕於途的飽受了風霜雨雪之苦。

十二分的慚愧的對不住你，我們來聯絡聯絡情誼吧。我，過去的是深深的感謝你，現在却正期待你，將來對於你的功績，儘我的力量的酬報你，Post Boy!

我也曾鎮日的癡立在校門口敬候你的駕臨過一次，不過不大楚切的記不詳確是那一天了——

更殘漏盡，月落烏啼，大自然從黑幃裏偷偷兒慢慢兒的鑽出了很微弱的白光，我想那時的太陽，除登岱山之巔，恐怕在我們左近的任何方圓裏，還沒有能瞻仰得到。我，我在那時就披衣下床了。跑到校門口，癡立住了敬候你的光降。時辰不早了，太陽已把我的影子晒短了，行人已把路上造成絡繹不絕的局面了。平素的這個時候，你受了職務和時間要紀律化的使命，你不得不，不負包而來。怪哉！何故今朝像故意似的遲遲不到？我委實的不耐煩的恭候你的大駕了，我於是悶坐倒門房裏同司閤者糊亂的談天，借以挨時而消遣。面對着外口的窗櫺，眼睛注視到路上的行人，呀！隔了有灰塵的玻璃渾糊的看不清，隱約的一個綠色衣人從外面踏進了大門，我的心弦頓時間奏起希望之歌。但見你打開了飽滿的綠包，取出了有普通書厚的一扎信件，有緋紅的一只像她素昔寫給我慣用的信封。我不待門房接過急不待緩的單抽了這封以為一定是我今朝殷殷盼望的信，啊！冰雹打上了我的胸膛。我的心冷了，唉，不是我的信啊！不是她來的信啊！我的希望

消弭殆盡了；再候下一班的光臨吧。等，等啊！眼是確然要望穿了。來了一班了，依然的沒，又來了一班，仍然的沒。一班過去，一班又來，最末後的一班，才不辜負我一個整天的癡候。唉，Post-Boy，我對你也不能不算不誠心了吧！？

Post-Boy啊！你，你是個爲人謀而不忠的朋友，你是個先恭而後倨的人色，如照俗語說，你簡直是個半吊子了！你對我未免太薄情了！唉，你對我却是有始無終的情而不美！

唉，Post-Boy！你既這樣，你怪我無情。過去的又何須感謝你？現在呢？現在是無所期待，你已同我割斷了來往，你終日不斷的奔走個不休，但絲毫的沒有涉及我的一點點，你那時刻無虛空的包夾，已逐出了我的信件的來往的位置。至於將來的報酬，改作將來這樣的“報酬”吧！

無何！郵局不招考郵差，我極想做一個着着綠制服，負着綠包廬的 Post-Boy，才可以證一證我那淒哀不幸已往的曇花一現的情事。碰着了來往勤懇而色鮮美麗的信封，管它什麼法律道德，折看個究竟，次次封封的折看下去，有沒有像我那樣的事件發生？有沒有像我這樣失戀的淒苦？

失戀了究竟是誰使誰失戀？男子的變心？女郎的癡情？喝！看到最後末了信上給我的結果：是女郎的失約，男子的悲哀！我想了又想了。

四月間一個雨夜，一七年

GIFT

GIFT

關於Gift 有句陳語：“Gift尚往來”。Gift 尚往來，是公允的。

我是一个孤兒，我的爸和我的媽當我茫茫無知還在幼童的時期他們就使我做了孤哀子忍心的同我永別了。所以我的同學摯友們有了父母長逝的喪報訃聞送來，我也不去哀弔，我又無須備什麼 Gift 。

我是冬月初六生的，冬月初六是我的誕日，可是，我迴避在去祖國幾万里人地生疏的外洋，我的學友，未見得爲了兩三元的 Gift，還寄送到遠隔重洋之外吧？那麼，恭逢到伊們的聖誕的佳日良辰，我當然可以置若罔聞的置之不問。

至於他們自己覺得最適意而以爲我是必要送

Gift的結婚盛禮，Gift啊！我送是不送呢？唉，送？靠不住吧？

我仇視人結婚，我妬忌人結婚，誰結婚，誰就是驕傲我。唉，近數日來，門房就如有意氣憤我似的，陸陸續續的送來多份的紅帖。唉，紅帖啊紅帖！我今生有沒有資格使用你一用嗎？唉，無嗎！你不公允，你獨獨的欺負了我。紅帖啊，你是月老的驕生子，你是戀愛愛情的結晶品，你是兩性正式結合的憑約！你好受主人的歡迎啊！誰用到了你，誰就是得到戀愛開的美麗的花結的豐滿的果！誰能用到你，誰就能得到終身的幸福和快樂。但，我看見了你，我就我恨綿綿！

紅帖上寫得清楚：×與×結婚了……年，月，日……什麼所在是禮堂，什麼君是證婚人。並且還請我如期的去參與盛會，去觀禮。觀禮觀禮，習俗上還附帶了沒有寫明的叫我送伊的：Gift。唉，Gift 尚往來，是尚乎往來的啊！我有沒有福氣使得人送我的 Gift Of 結婚？我有沒有命運有禮 Of 結婚的給人可觀？我的福薄，我的命乖，我已是情場上的落選，我已是愛河裏的淹屍。戀愛兩個字，我今世已不想享了！結婚這件事，恐怕不得敷衍故事了吧？！我已打定了我的主張——失戀後的主張：

——我是個師範生，請求教育局給我一席鄉村教育的位置，越鄉越好，伴幾個拖鼻涕大舌頭的村童陶冶我的悲哀。從此後，隔絕了恨事重重而薄情的城市；一日三餐酒，閒來一釣釣。

手拿了銀幣，足登着茫鞋，妻梅子鶴，友山侶水，喝點酒解解悶，做些詩洩洩恨，訪一訪淵明先生，進了彷彿若有光的小口，散淡逍遙永訣這污濁世界。

清磬紅魚，修行古刹，唸幾句“色卽是空，空卽色”來安慰心靈，做一個棄却凡塵遁跡空門的和尚。

去國籍，渡重洋，遠走高飛，脫離苦海，免受這“思人腸斷，望信眼穿”的奚落之苦，終身葬身在天涯海角的南洋羣島的一個荒涼的水島上。

積極點，東逝水的滾滾長江，便是我的歸宿

一片悲聲付去鴻



一片悲聲付去鴻

朋友關係的素貞女士：

先有這樣一個心靈上洩露的謝罪——

——我萬分的對不住你，我受良心上很苛酷的遺責，我真慚愧，我真惶恐，我該死！你因了我，名譽破產，你因了我，脫離 V 校，放棄了一年來辛辛苦苦換到手的權利。唉，我是罪大惡極了。在我這方面看來，我雖永遠的長跪在你的裙下，也不足以酬報你所損失的萬一。但，我並不虔心的懊悔，事已如此，噬臍莫及，還有什麼用呢？

現在很足以使得我安心的了，你是十分平善的在府上度甜美的生活，並沒有因 V 校的停學，而受 Mother 的虐視，及 Family 的束縛——因為我寄了不少的信給你，沒有得着回覆，我的理

想，大概是 Family 束縛(?)了你的自由，不得提筆作答。現在我才明白，是凡朋友發給你的信，你發過咒：一概不覆，不儘我一個。

並沒有上了 K 鎮失事的大輪——二月間，有一隻輪船，在 K 鎮的左近，遭日艦的撞戕，沉沒了大宗的貨物，淹斃了很衆的旅客。我得了這個駭人聽聞的消息，日夜的愁煩，時刻的焦慮，不祥的揣測浮沉在我的心頭，怕你回 C 城的時候，乘了這隻不幸遭劫的輪船。託天之佑，你二月初就息游返舍了。

又不是身體不爽，很精神的在府上做小姐，定省晨昏的侍奉祖母——我得不着你的覆信，總以爲你的芳體欠安，現在我才知道，你我本是朋友的關係，你氣我冒昧的弄錯了意思，望你原諒。

其實，你就是對我失了前約，或甚至見了面都不理我，這都還在二層。唉！不知你是病，是船劫，是家庭虐視了，是在什麼所在？這却是我偶一想起就足以使我心驚胆裂的。正月二十一 K 鎮的別離，直到如今，好似鉄扁担梗在心頭，憂鬱，煩悶，苦惱，天天在纏綿我，消磨我。唉，我已早下了人間地獄，我的精神已經灰死了。

這個下午——四月初二的這個下午，十七年四月初二的這個下午（這也是我的一個紀念日，決不能輕易的忘掉）I女士到N鎮你府上探訪你的下落——是我費了幾許的唇舌哀求她去的，可憐啊！我那幾日是如何的焦慮你，煩惱你！你的生是死是病是家庭的束縛了在家苦惱？一樣樣一樣樣的羅織了我的周身，如毒蛇般的盤藏在胸腔中，如惡蛟般的潛伏在心頭上。廢寢忘餐，神魂顛倒，罵聖人，哭喜事——我在這心房中萬頭千緒的時候，居然想起了請人下鄉實地探聽你的主義。

I女士回到了我面前，當然要以實道實的報告她探訪的一切經過情形。知道你在家和以前一樣的安樂，下半年還可以到適合你個性的上海A女學，你爸爸真恩待你啊！我以前腦海裏所料想你的切苦境，都失敗了，都是五里霧中的幻想。

可是她和你在一起的時候，她很情真意摯的問你關於你我的話（素貞，你弄清爽了，我並沒有託她問你，我所苦口婆心只錯磕頭的求她探聽你的，是要知道你到底是安樂，是苦惱，是……？我可放心。至於她那樣進一層的問你，也許是

她看我可憐罷了)你對她答的什麼??唉唉!啊啊!我的心受繡花針的包圍了,痛啊,痛啊!將要刺碎了,刺碎成齋紛了。這是多麼多麼的傷心啊——“我們是朋友的關係”的這句話唉,貞素,這是你回答她的嗎?這是你親口回答她的嗎?這是你心靈上的噴露嗎?噢!是的,你以前和我那樣的親愛,是朋友(?)間的親愛?你以前信上和我講的話,是朋友間(?)夠得上講的話?“朋友的關係”——這句話,我很承認,我絕對的承認。你看,襤褸寒酸,一介孤兒,天涯飄零而淪落的我,又怎樣配得上富貴堂皇,父祖溺愛,活潑天真而美貌的你呢?唉,人雖說我們性情相同(你也說過),但是,有了這一個大比例,我算什麼?我何人斯?還敢苛求麼?

你既然說我們僅僅乎是朋友的關係,我累次想把你以前賜給我的情書,回寄了請你看個底細,大概是你忘記了以前信上所說的話了吧?你頭次來信(一九二七,一,九早七時貴校窗子送來的)上面能使我蹈進樂園的地方很多,頂是“我很願意和你做永遠的朋友,不知你心如何?”啊啊!這兩句要算可以解決我一切的問題了。後來你回到N鎮,由膜女士府上轉來的信裏面;不是有

“你信上又說到我們後來的事情，我早已說過，我們正在求學上進的時代，講不到這件事，現在經濟還未獨立，人格還未完美，又何須急急乎提起這事？立生，你以為如何？但是你既問我，我不能不告訴你一聲，你如其現在請朱老伯來對我爸爸講，恐怕我爸爸未見得願意吧！等到明後年再請朱老伯說，一定會成功的，你放心”……啊，素貞，你憑心說，你不是捉弄我嗎？！

先前，不明你的蹤跡，不知你是死是活，更不曉得是不是家庭對你如何虐待。因此，我日夜的煩惱，時刻的愁慮，神魂顛沛，百無聊賴，形容雖然憔悴消瘦，精神雖然苦澀枯窘，但，整個的心，仍然是整個的好好兒安放在心窩裏。I女士半吞半吐的告訴了我你說的“沒得話講，……我們是朋友的關係”。啊啊！頭兒暈了，眼兒花了，耳兒鳴了，脚下飄飄然的如駕了霧氣的一般，險些兒跌倒中冷泉旁。那時，我那時好像萬把鋼刀猛烈的直刺到我的胸前，整個的心，整個啊！已刺得粉碎粉碎粉碎的了。

曾記得在 Q 院的寒假，雖是北風吼吼，大雪飄飄那樣枯澀的冰河隆冬，可是我差不多天天浮

沉在甜美的夢宮裏，不知夢想了在那時我以爲一定可以成功的事實，夢想到我們的最後，最後啊！最後的……唉！又誰知最後啊！最後啊！最後是朋友的關係——不，還沒有朋友的關係深，音信都不通，來往已斷絕，不過借此來做個拋棄我的假詞罷了。哼！這不是睜着眼睛在做夢？！啊啊！自己的大夢欺騙了自己！自己還死心蹋意的受這種大夢的迷醉欺侮！

也罷，依你所說，我們是朋友的關係，爲何我寄了不少的信給你，總得不到一個回覆？（朋友就不應該回信嗎？）就是我信上冒昧了，也是跟着你的來件覆出，就是我太冒昧了，太不對了，而且我們也未公開正式的訂過婚，不能依信上所寫的幾句情話就可強求。好，一切你在理，你對；一百二十分我曲，我非，我不是。你又何不寫封信來責備我，勸戒我呢？朋友間交誼大道，錯了當然可以——不但是可以，簡直是應該勸勉矯正。一次不改勸二次，二次仍然勸三次，三次依然就絕交。素貞，你勸過我幾次了？你正過我幾次了？既不通知，又不暗示，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斷絕了音信，這不是你有意的想拋棄我于永久嗎？！還以“朋友的關係”來借詞！你何不直截了當的對

I 女士說：“我變心了，我現在不愛他了……”
啊啊！素貞女士！我敬愛的素貞女士！原諒我些，我實在是氣憤，我實在是懊惱，情不自禁實不能遏止的噴露了這一節。

我真罪過，不知量的把這種悲慘危殆的命運，也想寄託在你身上。你是，你是上帝的獨厚，驕生的公主。我是造化的捉弄，貧寒的傴僂。我們那能配合在一起？雖有個短時間沸點的戀愛，這也是你的一念之錯(?)。但，你不聽一切很足以信任的毀謗，竟肯下降來同我通信，這是我永遠的永遠的沐在你恩惠裏的。校長夫人——師母，授課老師——先生，因牠們的同我冰炭不同爐，在你面前百般的挑撥，離間。你那時信任我的心靈上不染一點俗塵，居然于游藝會後，真誠的接受我的愛。這是很感謝你的，永遠的感謝你的，到我血脈停止流動的時候。

唉！不過，桃花依舊，人面全非，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以前對我的有情，現在却使我悲哀，以前對我的深情，現在却使我更悲哀，以前越是有情，現在越是悲哀，所謂“那時是情，如今是恨”啊！

我平素聽人說，說你老實，我再看看你給我的信，信上是如何的摯誠！唉，我死也料不到你現在會這樣突乎其然的冷落遺棄了我！這不單是我，恐怕任何人也不相信你會這樣不明不白的拿我作要吧！我實在的沒考察的程度來推測你究竟因為那一樁使得你拋棄我如此之快，而如此之狠心堅決。

——因為 V 校的停學嗎？你放心，C 的對我們的陰謀，遲早一日，包可以禮尚往來的回敬牠一盅麻酒。而且牠現在也自動的脫離 V 校了。

——因 V 校的停學，家庭裏發生了障礙嗎？你須知道：我們的團結，是清高的，是聖潔的，你對我固屬是白璧無瑕，可是我對於你呢？也能自稱敬愛你吧？我未得着你的許可之先，我未敢冒昧的私自通信吧？素貞，我覺得我之敬重你還超過我之愛你，你也該看得出來，在我對你的種種舉動上。

——在 K 鎮的會面，我太憔悴消瘦了？不像以前那樣的漂亮了？唉！我怎麼會形容憔悴而消瘦的呢？我又怎麼會不漂亮的呢？正月十三得着 V 校停學的消息，我是如何的難受啊！日夜愁煩，時刻憂悶，素貞，你這句話總該聽說過的吧？——“心寬體胖”。唉，那時，那時我的心像摺紙。

工摺起來一樣，像鹽鹺了縮起來一樣。一層，怕你回了家受家庭裏的虐待；二層，我自己良心上委實的受不住自己深刻的譴責。心上是焦慮呀煩惱呀團團的圍着，嘴裏是“唉，這怎麼弄呢？……”不斷的囁咕着。身外是一時一刻的惡消息惡環境羅織着。“愁能傷人”，誠哉斯言！自己也知道這樣死像的見不了人；但是，我情願拋頭露面的丟死樣來會你，告訴你。不情願使你回家受氣，這也是我的苦心啊！而且我到玉鎮，也算是生平旅外的破天荒的受罪：我寓所的確是很遠的距離到江口，飄着雪凍着冰零度的天氣，東方恐怕還在黑我已驚散了睡魔披衣起床了——因為怕趕不上船的緣故，水程雖僅幾十里，而江上的寒風習習，空間的冷氣蕭蕭，也是我夠受的了。再看看灰白的天空，淺薄的潮水，圖山上的堆白，四野間的凋枝；唉，江山都寥寂，客子實心焦！悶坐船艙，無聊已極，加之我心本有隱痛，更覺愴怳！彼時值此情景，偶得兩句：“惶惶駭愕心成片，漠漠雲天雪自飄。”及至登岸，已是黃昏的時候了，鄉鎮上正雨雪的土路，是多滯澀的難於行走啊！常行鞋子陷下了泥而與腳脫離了關係，苟不留神，跌交是很容易的事！巧極，中途上竟遇見了你，我是羞紅了我的面頰，驚跳了我的

心房，我是喜驚參半的低了頭偷望了你，沒有勇氣向你發話；你那時大概也一樣的像我的惶恐驚喜吧？所以你也很不自然的徑自走了。到了邵府，和你仁慈的祖母攀談了許久（你那時正在人家吃酒作樂）回到了一張桌子擺不下的棧房裏一個小房間裏，實在無聊，實在悶昏，於是乎與酒拚命矣。到了翌晨，因隔宿酒吃得太多，燒了一夜，頭昏嘴酸，也沒有手巾牙刷，（公共手巾，怎麼用）自己把平素揩鼻涕的手拍，權且暫替手巾，糊亂的洗了洗臉，二姆指也是唯一的牙刷了。這樣的罪，你受過否？但是那時，我絲毫不覺得一些苦。唉，不談了，自己的命薄！艾怨誰呢？

因思念你夜間失眠，因思念你常常流淚，因思念你失了我的常態，因思念你嘗盡了一切憂鬱煩悶。唉，真是白晝間在做夢！思念錯了，思念多了，片面的思念，對方已很久的拋棄我在九霄雲外。我還在孜孜懇懇思念思念思念得有勁，無聊已極！

什麼喜劇，什麼悲哀，什麼憂鬱，都是我過去過去的事實了（四月二日以前）我再也不回憶，我再也不追思，追思了也不過好笑自己沒揣度的能力，沒料事的程度，沒識人的眼光。

你現在雖是遺棄了我，但，我覺得我很榮幸，我榮幸萬分，中華民國十六年臘月十七居然的能和我傾心敬愛的你正式的通信，居然能得到我夢想做我終身伴侶並你那樣甜美摯誠的賜予。這實足以在我短促的生命歷史上開了一個美麗一頁的新紀元。

以前我在煩惱極了的時候，把你所賜給我的芳函，一封封打開來默讀一遍，可以驅散我胸中瀰漫的憂悶，現在呢？現在我天天必定也要看十次以內，看看信上是不是僅僅乎是朋友的關係。啊！素貞，你欺騙我了，我受了你的迷騙了，你是有失前約中途的變卦了!!!

唉！到了這一步，我今生已矣，一切休矣，我還有什麼呢？我不啻已跨進了大雄寶殿，四大皆空，黯暗寥寂的肅然四立的白粉牆前，站滿了情場上受騙被棄的悲慘之神，朝我猶笑，歡迎我加入他們的仙班。唉，寡情神道的法官，真個的判決了我的命運了嗎？悲哀而強硬的水閘，真個的隔絕了我的希冀了嗎？唉！素貞，你，我絕望了嗎？我真的毫無希冀的絕望了嗎？你心，無有回轉的餘地嗎？毫無回轉的餘地嗎？啊啊！是的，絕對的無回轉的必要。唉！此時，我的乾枯倦

乏的兩眼的眼角眼毛上，已又有了透明水珠兒的結晶，……噯！我流淚也是枉然！

我也不敢肯定的武斷你，也許你一樣像我這樣時時刻刻悽悽苦苦思念你的這樣的來思念我，所以不通信給我的，是有了不得不的苦衷，至于那樣不負責任的回答 I 女士，也是不便吐真的出于不得已，這是女性的通病吧？！

你中途的遺棄了我，我是預備以一死了之，我是極端的預備死去的；並且還預備了怎樣的死法：假使照那愚人的老舊法則，吞點鴉片土或鴉片膏，不但沒能力買來，就是被我設法弄到手吃了下肚，可是決不能暫時片刻迅速的死去，啊！那樣在床上絞腸焚心的滾來滾去，不是要被人嘲笑嗎？到甘露寺腳下跳江吧，可以又聽見過老者們沒事的談天，一下水的時候，七孔大開，聽水性的澎湃湧灌，氣斃住了，這時的活罪，極其難受，到了水灌足了，呼吸斷了，肚子膨脹得像小山丘一樣，身軀浮腫得像死豬吹過氣一樣，啊！我死後就這樣的鬼形嗎？再想一個別種的死法吧：去橫在高山峻嶺深谷中的鐵軌上吧？待烏龍形的火車急馳駛過，那時，那時我死得多麼痛快而渺茫啊！這樣，就要託死神之佑，不要使火車

司機者的察覺，或行人的巧遇。唉！我真笨！連一個極容易解決的死，還這樣富有黏液質似的猶豫不決！……哎喲！觸了我的心了，聽見妒忌我的同學，因你奚落了我發出嘲笑——漫罵你是個無情轉愛的女子，譏諷我是個早已被他們知道的不知量力的爲情失敗者。說我，我固然難受，說了你，說了你啊！我的心像玫瑰刺刺得作痛。啊啊！又觸起了我的心事了，將來再聽見你和某人訂婚了，結婚了。唉，我的愛人睡到別人的懷抱裏！啊啊！傷心呀！悲哀呀！活着聽見了難受，不如死了聽不見了來得痛快！死吧，死了吧，死了聽不見了看不見了。死，死，死，非死不可，吞土跳江睡鐵道隨便那樣的死，即刻就去死，死死死！不講死，如其還有比死來得更痛苦，來得更渺茫的事，我都是毅然決然的要去幹。死算什麼？死算什麼？爲情而死，榮莫大焉！死死死，決計死……然而，我又前思思後想想：死，極其容易，瞬息之間的事。我今生還不是孤寂苦惱，悲哀慘淡的單調生活有什麼貪戀？與其想思而生，弗若殉情而死！但是，但是在我這方面，我家鄭氏門中自從我爸爸去世以還，對於孤苦零丁獨子的我，是如何的渴望？！什麼顯宗揚宗，開花結果，一切的希望花種，撒滿了我的周身。唉！

果如，果如的實現了我的死，我那年邁無依的祖母，不要披頭散髮足登芒鞋四處徧尋她那滿樹果兒望他紅的失蹤的孫兒嗎？其實我之死與不死，還不是一句話，就是生在世上，對上也不得長進的顯宗揚祖。對下還不是獨身懷寂，又怎能開花結果？她老人家又怎會知道我的心事呢？待她歸天之後，我再去死，吞土跳江睡鐵道隨便那樣的死。素貞！這句話是今夜說的，四月十五是一個月蝕的今夜說的，你牢牢地記在胸懷吧！我絕不至在你面前失信！

還有在你那方面：我們的空氣，C城有智識階級的誰不知道，在這種不開化的C城的這個期中，你我若將來成為……那還無關，假如我因你而死了，啊啊！還了得？！C城要鬧翻了，街談巷議，唧唧噥噥，你的名譽，真個要破產了。我既愛你，又不是那等閑而不真誠的愛你，我就不能使你隨便什麼受損失。我要是不顧念了這一點的死了，啊！我的罪過大了，我真對不住你了。我即死，我的孤哀靈魂，決計不會安適在冥冥之中！

唉，難死我了，死也不好，活也不好，這兩條茫茫的大路，都不準我插足其間。死，對不住殷望我的仁愛祖母，更對不住一度愛過我的你。

不死，將來看你做了旁人的夫人，我——唉，我這裏不知怎樣寫法?!——唉，遠走高飛吧！離脫中國吧！渡海飄洋吧！到外國去吧！計決的離脫這無情的中國到外國去。噯！素貞，到外國去：人家去的目的，是求學換博士的頭銜，我去，求學是二層，去的最大的宗旨，是隔絕中國，聽不到你結婚的消息，看不見你作人妻的狀態，以我這樣的人，不是自矜，會已到我手的你而將來睡到別人的懷抱裏!!! 人家去，是家庭裏幾百幾千的匯去開支，在那裏可以不煩心的安心念書。我去，是兩袖清風，還要在那邊半工半讀，做事得着的薪水，又要做自己日三餐夜一環的生活費用，又要做學費買書求智識的費用。人家去，是得着戀人榮譽的要求。我去，是被迫于戀人的變心！人家去了三五年便歸心似箭的返國回國。我去了死便葬身彼處。唉！中國人在中國浩大的方圓裏，都沒有他墳墓一穴地的佔據。慘啊！慘啊！素貞，我去是不得已的吧？我去與人去遠隔天涯呢吧？

人總以為我們的結合，是可可不可可，成則不足以快樂與幸福，不成亦不足以煩惱與悲哀。唉，這真是放他們的屁了，他們的見地卑狹，他

們的見地大謬而特謬了。唉！素貞！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嗎？！難道你還不知我這顆悽悽苦苦已成片片的心嗎？！你未免太幼稚了，你對我太兒戲了！我可說：我有你則生，失你則死，我有了你才有宇宙一切，我沒有你，我一切一切一切連我都沒有！

現在一切都不談了，依你所說，我冒昧，我罪過，我荒唐。但是請你還看以前過去的親愛，饒恕我這不幸人的初次罷。我永久永久的跪求你，跪求你允許我做你一個朋友，普通的朋友。此後我決不敢再像以前那樣的妄想，愛你的份子，全歸納到敬你的成份裏去。自从 I 女士轉告了“朋友的關係”以後，我的靈魂，已進了早爲我預備好了的墳墓裏去了。但，我總以爲你決不是出于心靈上的噴發，有隔膜面談的不便。所以我的活軀，還可勉強活動在這污濁世界上。如若，就此斷前情，視爲陌上人。唉！我的生命，我這不幸的生命，不難斷送消耗在這悲哀境地裏而在一個短促的時間。

我明知我今生沒幸運享受你的愛了。唉！不知那位前生被他敲運了幾個木魚修得來的受用你！承接你那偉大而甜美的愛。他真是驕生之子啊！他可以驕傲我的不幸，他可以蔑視我的福薄，我

是他的同場落選。我焉得不羨慕他？我又焉得不妒忌他？我亦或拚了自己的這個不幸之軀來謀殺他！呸！放屁！胡說！思想落後！思想頑固！不，不，不能，不忍，我愛人的愛人，能夠害去嗎？不是簡接的害戕我的愛人嗎？我情不自禁的亂寫了，望你原諒。我又何敢幹這樣的勾當呢？而且也不忍的啊！果真，果真你將來同你心愛的人結咎了。我，海角天涯遠隔外洋的我，必定祝福上帝，祈禱你們快樂無疆，不要有一個像我現在這樣的悲哀淒楚，並且還祈禱你永久的永久的不失信任在你愛人前。你的愛人，還要比我這樣的淒淒苦苦的來愛你。他，除了我而外的他，同時來接受我那妄想夢想接受的你那整個全部份的愛。素貞！我呢？唉！我只好站在一旁，一點沒有！慘啊慘啊！我是你頭一個親愛的男性，我是如何的敬重你？我又是如何的愛護你？我更是如何的如何的誠誠懇懇的對你情真真意摯摯！我可說，我的心窩裏只容了你一個女性，我的心業已赤顙顙的兩手捧獻在你面前。素貞！你憎厭我還是憐憫我？你動心我這樣的懇摯嗎？你垂憐我這樣的癡情嗎？你肯不肯開一開惻隱之心，還看看我們往昔的深情密意的一些些，積積陰功，修修來世，把你那整個的愛割其千百萬分之一給我這癡

情可憐的人嗎？素貞，你肯嗎？女子的心最慈祥，這是世人公認的，你難道是一個列外的軀國丈夫狠心的女性嗎？……你肯嗎？在你，是隨便的給我次把信。在我，啊，可憐啊！可憐啊！如獲到至寶奇珍一樣，油乾燈草盡樣的精氣神，或者能以延長下去；在遠離家鄉的外國，還可以掙扎的挨到你訂婚結婚的消息被我聽見。……素貞，你肯嗎？你難道見死不救嗎？你難道看見了你以前和你發生過一度情感的人要跳江的時候，你還袖手旁觀都不急往向前的拖他一把嗎？素貞！你太無情了，你太殘酷了，請你不要顧忌一切，你強如有個友人，他病得要死的時候，一切的名醫都束手噴嘴的時候，只要得着了你的藥會頓時痊愈的這樣救我一救吧……心血已耗枯了，眼淚已滴盡了，話已講到這樣的乾脆盡頭了。唉！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素貞！你的心是鉄？還是石？……唉！你肯嗎？

現在啊，我決計決計的在五個月內實現我的計劃——因失了你的計劃。但，我也不必告訴我脫離了中國去到那裏，我一到了底頭，我就來信報告你。素貞，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我的苦心，我出了洋到了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的外邦，怎沒有思鄉之感？怎忍堅決的不想回來？然而，我的能不

能回來，還不是你是個轉移命令者？就是我的生死，也掌在你的掌中。我的在狂風亂作環境中險些要滅而決不得滅的一盞從一而終的情燈，是永遠的爲你燦爛的點着，我的曾經悲哀失望池中浸透了的這顆苦而破碎的癡心，是今生的爲你雙手捧着。我今生除你而外，不愛任何的女性，決決不愛任何的女性。如果你覺得我是個不堪之徒，不同我……，我甯可獨身到終死，決不決不決不同任何的一個女子發生什麼夫婦關係。我承認世界上都是男性，除你外，沒有其她的一個女子。倘若你認識我而又垂憐我，只要你寫封信披瀝些你的心迹，我可以立即返國來侍候你的一旁。素貞！你的心有挽回的可能嗎？你的心有回轉的餘地嗎？我又在妄想了嗎？我又在夢想了嗎？以我這樣的人，本不配綿綿的纏着你，纏着你你也是不睜我一眼。但是，但是我的心是這樣的苦，這樣的真誠，這樣的始終不因挫折而稍灰。我的情，是這樣的癡，這樣的濃蜜，這樣的堅持不因受奚落而稍移。這一點，我覺得可以激感你的。

唉，只怪，只怪我太愛你了，我太愛你了。你的芳名，你的倩影，你的溫柔安慰我的情語，永遠的永遠的蕩漾在我的腦海心田，任何的女性都不能使我消蝕這深刻的印影而使我轉愛。太愛啊

！深刻啊！這不是驅逐我葬身外國的惡魔？這不是轉移我生死去來的主宰？叫我走就走，叫我來就來，叫我生，我焉得死？叫我死，我不肯生。一切均憑這太愛啊深刻啊的捉弄！換句話說，太愛啊深刻啊！素貞！就是你啊！唉唉！素貞！你難道就是我去留生死的掌管之神嗎？你忍心嗎？你忍心嗎？唉！素貞！我並不敢負有濃重的希冀過量的要求你，“你做我的終身伴侶”，我已懷疑了，你現在待我又那能比得上以前那樣的憐愛我呢？但，我一定的要哀懇你跪求你，你可不可和我認個朋友？極普通的朋友。我至少的限度，是不能沒有你，隨你做我的什麼人。

我去國籍了，我的心又何嘗是去國籍呢？仍然是不灰不死的挂在 C 城 N 鎮你的身上。懇求你和我通信，使我不致遠隔天涯的像坐牢活受鍋飽罪！素貞！你肯嗎？你肯嗎？這必定可以的吧？

這封信，也不是一天寫成的，也不是白晝間寫成的，全是寫在殘夜，寫在孤燈獨對死寂的殘夜，死寂的殘夜啊，伴着我這孤寂的人寫這悽慘的信。啊！啊！是如何的悲哀與惆悵？！手已萎死了，眼已紅腫了。信的上面，除字外也許還有些眼淚吧？啊啊！唉唉！素貞！請求你回顧我們以

前的親愛及看我始終這樣死活不算事的癡情于你，可否開一開惻隱之心，露一露人類之情，救一救我這悲慘不幸的狗命吧？……素貞！你肯嗎？你肯嗎？你的心是鉄是石???

權作你肯了說吧，你這大恩，我生當隕首，死當結草的報答你。你這大恩，我雖粉骨碎身，也不足以補報你的萬一。你這大恩，我的屍骸化石到成爲齋粉化石到一縷青煙時候，我也不得忘却的。

唉！素貞！素貞！你肯嗎？你肯嗎？你的心是鉄是石？……

一七，四，二二夜二三早四時脫稿，鎮城古樓崗下。

附……你的來信

你的來信

(一)

立生如握：

我們雖說久已熟識，但是沒有接洽過，今天居然能夠和你通信，真是快樂極了！

今天早晨，接到你的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心中不由的快樂起來，因為你還記得以前的事情，一點都沒有忘掉；我很佩服你。

唉！現在的人，非常之壞，和你反對的人我也知道，往往有些人在我面前說你，但是我不是那種人，我一點都不相信；我總想你這個人決不會這樣的，所以我不聽；你放心。也有人在你面前說我，我也知道，不過……

我早已聽人說你的性情和我相同，但是我總說那有這話？現今在我眼光看來，果然不錯。你有的地方，種種和人不同，我很贊成，我很佩服，我很願意和你做永遠的朋友，不知你心如何？

我現在要勸你的，就是各事放謹慎一點，你自己明白。

現在我們校中考試甚忙，沒有工夫，我和你要說的話，三十張紙也寫不完，等到下次再談吧。

頌祝永樂 素貞 Y，燈下墨，一九二八，一，八。

(二)

立生：

星期一接到你的信，看過之後，本想立刻就回覆你，奈因考試之故，實在地沒有空閒，請你原諒。

我在校對月英說：回家就寫信給你。唉，真巧，誰知在路上受了猛烈的潮風，回到了家，頭就暈暈作痛，一直睡到如今。今天才略好了一點，我就提起筆來寫這封信給你，你切不可弄錯了意思。

你信中所說的話，我一切知道了，你的心不改變，我也是很相信的，何以呢？我已深知你的爲人了，你既說得到，一定會做得到。但是我對於這件事也沒有什麼問題。你信中又說：爲我受了許多冤枉氣，吃了若干傷心苦，敗了多少名譽。這種種叫我怎樣對得起你呢？唉，日後……

立生！我們放學的那一天，我的心如同刀刺的一般，不知那天那日再能會面？！本想在放假的那一天，你說與我找個清靜的地方敘一敘，我也很贊同的。唉！只怪時間太促，對不起你，沒有達到你的目的。

你信上又說到我們後來的事情，我早已說過，我們正在求學上進的時代，講不到這件事，現在經濟尚未獨立，人格還未完美，又何須急急乎提起這事？立生，你以為如何？但是你既問我，我不能不告訴你一聲，你如其現在請朱老伯來對我爸爸講，恐怕我爸爸未見得願意吧！等到明後年再請朱老伯說，一定會成功的，你放心。

現在我爸爸不在N鎮做事了，此刻已經調到N京；還是Police局的局長。

唉，我們今年不能會面了！但是我很想和你會一面，不過我的家庭，極其不願意我出來，因為這幾天風很大，怕我受寒。若是我一定要出來，也能聽我自由，通信也能自由，我們倆是朋友，有什麼不可以呢？我現今在N鎮。（你回信就寄N鎮瓦木作對過我後）好不好我寫給你的信就寄到月英府上？好嗎？

祝你一切快樂

素貞Y臘月二十三夜二時。

——這封初七才收到，郵局誤——

立生如握：

今天下午四時綠衣使者把信送來，我接過來一看，啊！原來是你的信呀！這時，我如同拾到寶貴之物一般，不知怎樣的快樂！

你信中說二十七才接到我的信，但是我二十四就寄到月英府上了，怕你轉折的不能信到就會收到，果然不錯。月英二十六寄一信與我，說你這兩天不會到她府上去，所以我的信還沒有把你哩。

你信中又說到我的成績不十分的好，我自己也知道，我老實告訴你：我今年對於這考試一點沒有預備，到了考試的時候，我隨便的看了一遍，就跑到考試堂上去提筆直寫，當然不好，我自己也說，明年一定用功。

至于學校的報告信寄在分所裏，也不要緊，他們不敢不送到我家裏來的；因為還有許多的舊人在裏面，他們心裏仍然想要跟從我爸爸。

上次那一封下面注月英的信，是你冒充她名字寫的吧？

你信中又說到暑假天在光華照的像，你怎麼知道？但是我的像一張都沒有了，而且照的也不好，等我明年照張好的送你吧；今年是沒有了，

對不住你，請你原諒。我在某處看見你的照片，很是活潑，很有精神，說不出來的那種樣子，可不可給我一張？

我明年初八九要到K嶺一游。

立生，你的地名可實嗎？——彌陀寺巷四十一號——我們等開學才能會面，因為新年裏實在沒有功夫。

現在已不早了，不能再寫了，再會吧。

祝你新年歡樂 Y 素真手書，除夕夜半。

——要回信就回吧，免得收不到，我初三四就要到小碼頭去了。——

(四)

立生如握：

我去年二十九接到你的信，我隨時晚間就回覆你了；可是你至今沒有回信，不知何故！悶死人了！我實在放心不下，所以特地再寫封信回候你，還是地名不實在呢？還是你對我有氣了呢？請你告訴我一聲，好叫我……我現在還N嶺，請你一接到我的信，就即刻回我一封。你可知道，我得不到你的信，是如何的難過啊！實在對不起你，請你快一點吧！現在我也無心腸和你多談了，再會吧。

Y素真手書，正月初五夜十一時。

(五)

立生：

我在初六接到了你的信，知道你沒有收到我的信，可是我的信在去年二十九就寄給你了。唉，你怎麼沒有收到？你信中說你本人可以直接收到，這是什麼原故呢？在初五的時候，我有一封信給你，除夕又給了你一封，唉，你又沒有收到，我們倆意思都弄錯了，你也不能怪我，只怪，唉，不談了。

立生：

你想我怎能不回信與你？上次因為我病了的原故，所以遲了幾天才回覆你，後來你回信的時候，信中居然忍心的說起那些話來，怎能不叫我心痛傷心 ?? 就是你二十八的信，我怎能不回呢？你想，我若是不回，我也不得良心了。啊！你信中說：你心灰矣，立生！你真灰矣了嗎??!! 唉，無……

立生，你不必回信寄到N鎮了，因為我明天一早就動身赴江北；就是你回也收不到。若是你一定要寫信給我，請你寄到K鎮海關北首邵克令先生轉交。

新年快樂嗎？在快樂的時候，還念着西鄉的我嗎？我很記念你，我是天天都記念你，差不多時時刻刻都記念你呀！但是我們要等到開學才能會面，你安心些吧！ 素貞Y。正月初八寫成時方三更

最後的……

——不是跋——

(一)

我並不是意志薄弱的沒有勇氣，我的苦意孤詣的一切行動都有關於你的因你而轉移行止。在事蹟上的確是像拋棄了我，但，我總有點“你沒有正式的誼告我”這樣的牽掣；再回想以往的你，你賜我的種種不能忘，又使我事當行時且三思的心迴意轉的不忍驟去，怕祇怕會錯錯了意有負了你！所以“脫離中國”，便成了我個人的理論。

(二)

考取了C大學，敬候着你最後末了的一次答覆——解決我這個人的一次答覆。

(三)

我們隔絕了將近半年，我們往昔的濃情密意，在你心頭上，大概已是堂前的積雪也快消蝕殆盡了吧？！唉！我最怕的是這個。我祈禱上帝，我祈禱上帝再使你心坎上重生出一灰心大的我。果

如，我願足矣！我願足矣！我對於你的愛情，是天長地久，到了我末了一口呼吸的時候都不得消蝕一分分。我的在狂風亂作環境中險些要滅而決不得的——盞從一而終的情燈，是永遠的爲你燦爛的點着，我的曾經悲哀失望池中浸透了的這顆苦而破碎的癡心，是今生的爲你雙手捧着。是我？——春蠶到死絲不盡，蠟炬成灰淚豈乾？！唉！絲不盡淚豈乾的守着你！……

一七，國慶日，大陸。

付版 十八年十一月
出版 十九年元旦日
印數 1—1 5 0 0

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定 價 銀洋三角
南京花牌樓書店發行

